

# 蕭紅在香港 短暫人生的末尾 流寓者的燦爛與隕落

## 75 文匯報之文化地圖

### 蕭紅篇

她是許鞍華《黃金時代》中富於傳奇與悲劇色彩的女性，是生於東北地主家庭卻出走的「娜拉」，是被魯迅評價具有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」的作者。蕭紅，這個於抗日戰爭時期南來香港的女作家，其實只在這城市生活了短短的兩年時間，然而這兩年亦是她人生的最後兩年。經歷了日軍侵襲、香港淪陷、流離轉徙，她仍筆耕不輟，但最終因病客死他鄉，在香港結束了31年的短暫人生。

◆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



◆為紀念蕭紅而立的雕塑「飛鳥三十一」。



◆銅鑼灣孔聖堂，現為孔聖堂中學禮堂，不對外開放。



◆蕭紅在西安。網上圖片



◆1933年6月，蕭紅與蕭軍。網上圖片

## 淺水灣畔 今不復存 一半骨灰的蕭紅之墓

面對死亡，蕭紅是懷着不捨與不甘的。在感到大限將至的時日裏，她要來紙筆寫下不忿的遺言：「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，留得半部『紅樓』給別人寫了……半生盡遭白眼、冷遇，身先死，不甘、不甘。」據端木蕻良所言，當時香港陷於戰亂，他擔心墓地無法長久保存，於是將蕭紅的骨灰一分为二，一半埋葬在聖士提反女校的一棵樹下，另一半葬於當時淺水灣畔的麗都酒店附近，亂石圍成的墓前，一塊木牌上書：蕭紅之墓——這四字是端木所寫。但時過境遷，香港政府未能保護好這處遺蹟，任由遊人踐踏破壞，那裏的一半骨灰也已于1957年遷葬廣州。

如今我們唯有在作家夏衍1946年《訪蕭紅墓》中提及的指向，根據今已不復存的建築物，找到蕭紅墓的大概方位：「在（淺水灣）麗都正門，北行約一百七十步，西向海面，就是那一半骨灰埋藏的地方，幸而麗都的建築物仍在……我總算確認了蕭紅的墓址。」

### 「飛鳥三十一」悼早逝英才

近日探訪淺水灣，麗都酒店已不復存在，蕭紅墓的原址，也不再有任何印記，唯有淺水灣泳灘上一處名為「飛鳥三十一」的雕塑，聊以作為這位在港短暫生活過的女作家的紀念。

這一雕塑亦是「南區文學徑」的地標之一，設計者宋斯純當時就讀於香港理工大學，她表示想以鳥自由翱翔的姿態表達蕭紅的精神和願望，而31隻飛鳥代表着她短暫的一生；飛鳥朝着不同方向飛行，象徵着她跌宕飄零於不同地方的經歷；顏色由白漸變為深紅，則代表她生命燦爛的色彩。

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曾多次表達對蕭紅墓沒有保存下來的遺憾：「名人在港居住、創作、活動過的地方，原本應作為一個文化景點保留，但香港沒有這樣做，我們有很多失落的文化景點。」雖然蕭紅墓在淺水灣已經毫無痕跡，潘耀明亦提

議可以在那裏建一個蕭紅紀念館，講述她的故事、介紹她的作品，人們就會知道有一個作家曾埋葬在那裏，「相信現在的遊客已經不再滿足於在淺水灣看看風景了，也想知道那裏有什麼歷史和名人，這是一個很好的推廣深度旅遊的方式，令文化細水長流。」

## 《蕭紅》歌劇作曲人陳慶恩： 她的人生處在逃離之中

2013年香港藝術節，由黎海寧執導、陳慶恩作曲的三幕式歌劇《蕭紅》首演。這部作品的劇本創作於2011年，當時是蕭紅誕辰100周年，編劇意亦出生於蕭紅的故里黑龍江，她十分熟悉蕭紅的生平，巧妙地將蕭紅寫過的文字糅合進劇本之中，成為了這部上映後便掀起小小轟動的作品之雛形。歌劇《蕭紅》於今年3月重演，與講述作家西西故事的《兩個女子》串聯而成《兩生花》，除又加入舞蹈元素外，作曲人陳慶恩還修改了大部分的音樂，令歌詞的聲調與樂音更加合襯。陳慶恩解釋，追求盡善盡美，既是為了對得起這個文學性極高的劇本，也為了對得起蕭紅這個人物：「因為她是不苟且的人，是追隨自己內心的人，她畢生都希望可以掌控自己的命運，不願被任何人安排。」



◆歌劇《蕭紅》作曲人陳慶恩。受訪者供圖

### 「生命像火焰一樣衰老」

《蕭紅》之後，陳慶恩又創作了5部歌劇，但他認為《蕭紅》的文本是最好的：「意琦很厲害的一點就是她將蕭紅、魯迅寫過的文字都糅合在劇本中，比如有一幕乞討者沿街唱着流浪的歌謠，我為此譜曲，才發現歌詞都是來自蕭紅的散文《商市街》；另一場魯迅逝世時，蕭紅人在日本，兩個時空中，用魯迅《野草》中的文字和蕭紅的文字形成對話關係。每一次重讀這個文本，我都覺得很震撼。」陳慶恩認為，這部歌劇可以觀眾更好地理解蕭紅，和她的文字。

比起同時期的張愛玲、丁玲，蕭紅的作品不算多，但陳慶恩認為在短暫的31年裏，蕭紅始終「燃燒」着自己的生命：「她也許並不清楚自己可以追尋到什麼，卻很積極地去找尋生命的意義。」然而在那個年代，一個女子要牢牢掌控自己的人生何等艱難，即便她努力想去掌控，卻因於這不斷受到壓迫，也不斷逃離的人生。陳慶恩說：「她的人生一直處在逃離之中，逃離家庭，逃離婚姻，逃離一切她不想要的東西，剛好戰爭來到，她就逃離到香港。」他一直記得《蕭紅》歌劇中有一幕魯迅與蕭紅相見，魯迅說「給我講講你的故鄉」，蕭紅應答「生命像火焰一樣衰老/呼烈烈/聲聲祈禱裏/投往死裏去」，這也許就是蕭紅生命的寫照。

### ◆《兩生花》之《蕭紅》



## 1940年 蕭紅與丈夫端木蕻良為逃避戰火，從重慶到港。

此前她已因戰事炮火在內地輾轉多處，從家鄉呼蘭城到哈爾濱、北京、青島、上海、東京、武漢、臨汾、西安、重慶，她最終來到尖沙咀諾佛士臺3號，在這裏開始了香港的生活。

### 勤於筆耕發表巔峰之作

蕭紅主張文學要反映現實，認為作家在戰爭時更應加倍努力寫作。丈夫端木蕻良曾這樣描述她到港後的創作態度：「她認為一切都要服從創作，既然到了香港環境安定了，避開了轟炸，免去了負擔。我們都年輕，都希望拚命寫東西。」

在避戰火中安穩中，也許是因遠離故鄉更加深了鄉念，蕭紅靠着故鄉的回憶汲取養分，誕出了《呼蘭河傳》這樣情真意切的作品。

雖然未見蕭紅在作品中書寫過香港，但香港給予了她創作的環境，亦提供了發表的平台。早在四川時就與蕭紅結識的戴望舒，時任《星島日報》副刊《星座》主編，蕭紅自然成為他的約稿對象，她也將自己的巔峰之作《呼蘭河傳》交予戴望舒安排發表。

雖在寄給朋友的信中蕭紅寫道「房子吃的都不壞，但是天天想回重慶」、「香港的朋友不多，生活又貴」、「我來到了香港，身體不大好，不知為什麼，寫幾天文章，就要病幾天，大概是自己體內的精神不對，或者是外邊的气候不對」，可見她對香港物候並不適應，到港後的生活也比較寂寞，身體的衰落亦初現端倪。

### 積極參與抗戰文藝活動

但在到港後一年多的時間裏，她還是進入了創作的高產期：《呼蘭河傳》於當年9月開始在《星島日報》副刊連載，直至12月底完稿；長篇小說《馬伯樂》第一部於次年1月由大時代書局初版；第二部2月在香港《時代批評》雜誌開始

連載；此外還創作了《後花園》、《小城三月》等等文學作品。

除了文學創作外，蕭紅在香港也積極投身文藝界活動。

蕭紅夫婦抵港時，文藝協會在上環干諾道中的大東酒店歡迎他們，在歡迎會上蕭紅報告了當時文藝運動中文學作品不足的問題，她認為這是一種「文化糧食恐慌」，呼籲在港文化人一同努力創作。

她亦受邀到半山區堅道的養中女子中學參加「女學生座談會」，當日的議題「女學生與三八婦女節」，正契合了蕭紅作為女性反抗傳統社會與父權束縛，成為女作家的人生。

她也赴般咸道寧養臺，出席由嶺南大學藝文社主辦的文藝座談會，講述關於抗戰文藝的問題；在1940年8月銅鑼灣孔聖堂魯迅六十歲誕辰紀念大會上，蕭紅報告了伯樂魯迅的生平事跡，晚會上還上演了蕭紅編寫的啞劇《民族魂魯迅》。

創作、抗戰、革命，蕭紅的香港生活圍繞着這些詞彙展開。可以說，她的精神生活是豐富飽滿的。

然而相較之下，她的世俗生活就顯得頗為辛苦艱難。在尖沙咀諾佛士臺居住未幾，蕭紅與端木蕻良便搬去了樂道8號一間狹小的房間，這裏亦是大時代書局的所在地。

與蕭紅夫婦交好的周鯨文曾在《憶蕭紅》一文中寫過這間住處的格局：「一間二百尺左右的屋子，中間一個大床，有個書桌，東西放得橫七豎八，還有一個取暖燒水的小火爐。」

### 戰火蔓延中的頻繁遷徙

蕭紅就躺在那一張又老又破的床上……這就是中國文化人的生活。」與蕭紅交好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也曾到那裏看望蕭紅，被居住環境的狹小惡劣震驚，於是邀請身體不佳的蕭紅到靈隱別墅同住了近一個月。

若是整理蕭紅在港的足跡，其範圍之

大，覆蓋港九，然而背後的原因，卻是戰爭所致流離失所的無奈。

1941年，蕭紅的身體每況愈下，因為失眠、咳嗽頻繁到訪醫院，檢查出肺結核，治療未見好轉，反而變得更加嚴重而住院。

與此同時，香港淪陷在即，她唯有在戰火紛飛中拖着病軀不斷遷移。

僅一個月內，先是與端木蕻良從九龍遷移至港島，入住思康酒店，又轉移至作家周鯨文家借住；後又轉到告羅士打酒店，然而酒店旋即被日軍佔領，端木蕻良、洛賓基又將她轉移至何鏡吾家暫居，後又遷移至中環一家裁縫舖；月底再遷居史丹利街時代書店的書庫。遷移至書庫後的第二天，香港就被日軍攻陷。

這一個月的動盪與遷徙也嚴重加劇了她身體的崩壞，她不得不再度入住跑馬地養和醫院，一度被診治有喉痛，後轉至瑪麗醫院，但僅半日後便安裝喉口呼吸鋼管，無法再說話。

隨着醫院不斷被日軍接管，病人被逐出，蕭紅最終被轉移到聖士提反女校所設臨時救護站。

因得不到適切治療，她很快進入彌留狀態，留下遺言給丈夫，「將我葬在大海邊，用白綢子包着我」，便與世長辭。

◆如今的半山聖士提反女中古木參天，清幽寧靜。



◆樂道8號的蕭紅故居現已杳無影蹤，變成了國際廣場的一部分。



◆蕭紅 網上圖片

